

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策劃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編纂委員會編纂
北京愛如生文化交流責任有限公司贊刻

齊魯書社出版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

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策劃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編纂委員會編纂
北京愛如生文化交流責任有限公司贊刻

齊魯書社出版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

第六七冊

補編第六十七冊目次

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存七百四十二卷）

目錄六十卷（十）

〔明〕解縉 姚廣孝等編
類書叢編影印明鈔本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七十七 六姚 虜

詩文二

本草編明集論虜騎強勁臣聞景德中契丹大舉攻瀛州經二十日不破而虜衆死傷者數萬人南畧趙魏之境所攻下者唯道利德清兩軍而已以北虜之強舉國而來又趙魏之地無險隘之阻尚不能必取中國州郡兄趙元昊以數郡之卒入險隘之地頓於堅城之下豈能必勝哉故元昊當無備之時不敢伺隙而來但遣使人妄設華名以搖朝廷之心幸朝廷怯其勢而聽其請此乃元昊狡心能計利害之深者也爲國家計者當知其不足懼但深察情偽審於處置則狡謀自破矣李忠定公集論制虜夷狀之爲中國患也惟北虜爲最甚蓋其天性忿慾怙氣負力逐水草使騎射習攻戰擅引難屈真中國之堅敵非三陲之比也自昔制御之術措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利害未有得全策者請借西漢以明之秦成六國使蒙恬將數十萬衆以北擊胡起臨洮盡遼東阻山壘谷築長城者萬里匈奴北後不敢南下而牧焉然天下因之

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
十七卷（存七百四十二
卷）目錄六十卷（十）

〔明〕解縉

姚廣孝等編

類書叢編影印明鈔本

驥動陳勝起於誘戍而秦亡其後楚漢戰爭中國紛擾匈奴侵居故塞其兵遠強高祖初定天下有輕匈奴之心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卒之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於是劉敬脫輶輶以建和親之議妻單于以漢女歲奉金鏹以遺之甚厚然匈奴爲邊患不爲衰止至孝惠高后時益驕倨肆罵嫚書以侮侮中國孝文即位與通關市約和親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發精躬戎服從六郡良家子弟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親屈帝尊以仲亞夫之軍顧問馮唐與諸將帥喟然嘆息思古名臣此則結和親非某之全者也武帝繼文景節儉富庶之後財力有餘承討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一時將帥人材衆多慨然欲事匈奴以據高祖之宿情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浮西河絕大漠追命逐北窮極其他以賊渤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斬首虜以萬計然漢之士馬物故太半亦略相當天下蕭然賴武帝末年悔悟下哀痛之詔棄輪臺之地海內少安此則事征伐非策之全者也迨孝宣世值匈奴歸附之運五年于弟國飢饉荐臻富庶殆盡於是權時之宜覆以威德單于敗塞稱首臣賤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由此觀之終西漢之世其與匈奴

有修文而和親者有用武而克伐者皆非全策至於威服而臣吾之則非天時人事若合符節有未能也。得制御夷狄之全策惟我本朝爲然方丘季之亂石晉割地以賂契丹北鄉而臣事之其後耶律德光至舉兵滅晉拘出帝以歸其國則一時強盛可勝言哉。周世宗李威武躬率六師以征之僅能復關南之地。太祖受天命至太宗時海內倣亂以次削平。得良將帥以守邊境。契丹不敢犯。灤淵之役京師震動。輔臣有建議。幸苟幸金陵以避其鋒者。賴冠半力單遂定親征之謀。天助神相臣等。發職其渠帥於是契丹震怖。通使請和。當是之時以號將勁卒選其帥路則足馬隻輪無近者。章聖皇帝天覆海涵不遺一時之功而建萬世之業。乃許之。盟詔諸將勿追而契丹得以還。師出塞。載德鑿。威信不復叛當時盟誓之信皎如日月。約束之嚴。曲爲之防。通使有常時贈賄。有寧數。燕鴻有常禮儀。從有常制。其慰薦撫循交際威儀。俯仰起識。悉備其故能結歡修好。百有餘年。茲邊之民不識兵革。振古以來所未嘗有。謹守盟約。雖傳之萬世可也。故曰得師夷狄之全策。惟本朝爲然。昔漢貴誼設三表五鉢之術。以係羣于當時。以爲跡而董仲舒有言。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盈於天以堅其貳。匈奴雖欲展轉秦失重利。何柰欺上天。何史臣亦謂未合於當時而

治者必有智勇之將帥。必有精銳之士卒。必有山積無窮之金縉毅果。必有必信素明之號令。賞刑無是數者。而欲謀人之國。蓋亦難矣。夫西夏與北虜孰強雖三尺童子知北虜強而西夏弱。自數十年來。西鄙用師。卒不能得靈武而我之優師蹶將者皆是也。今不能敵弱者而欲與強者。固可乎。吾恐二虜合而爲中國患。非淺淺也。且天地之所以限制中外者必有險阻之地。故北虜之與中國接者。若飛狐。古北之口。所謂險阻也。幽燕割而險阻之地。悉歸於虜中。今之所恃者不過塘灘耳。自惟霸以達畿甸。原易野。健馬疾馳。不半月可至。一有不然。可不爲之寒心哉。故曰堅守盟約。可以傳萬世。勿見小利而敗大事可也。作制虜論。索起崩東壁集論。詳虜當分其勢。臣聞聖人有容天下之量。有愛天下之誠。又有制天下之法。夫如是以上下相安。彼已相信而無疑。忘傷裂之意。然而昔之爲君。以能容之量。能愛之誠。盡心竭力以和其民。雖有天下之大患。大奸莫不緩而懷之。無職臺之負。以招怨於天下。而人乃至於桀暴貪得以渙其慢悔之毒。使君之童有所不能容而誠有所不能愛。此豈終不可治哉。蓋其制天下之法者。有所未善。而量之與誠。有不能以獨立也。夫法者。將使天下有畏心。畏心存則量之與誠在聖人爲可全今。若法不足以贖之。則大惡。

大奸將縱橫塞驚而不已。當是時。量之所容而誠之所愛者。有不及用。而吾所未嘗疑者。迺至於亂天下。夷貴者聖人之待夷狄。蓋不過此。凡亂華。猜夏之俗。莫不攘斥。擴逐而賓之。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諫於廟者。皆得出出入以觀禮。淮夫夷。竊戎之君。立於四門之外。使不與備物。感禮之觀。大周公當朝觀之時。而夷狄之人。亦得出處於上國者。蓋所以示聖人有容天下之量。愛天下之誠。而其立之四門。不得列於百執事者。又所以見聖人有制天下之法。此成周之世。四夷左衽。固不成類。而東王者。未必由於此。而後世之君。其初皆有意於容而愛之。惟其制天下之法者。有不足。是以必主於變亂。而後已不知。夫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吠。以發其怒。蠻蠻終日而不擊。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而漢之孝宣。逼因呼韓邪之降。使之依附塞下。世祖因匈奴日逐之。至後建南庭以安納之。至于魏武。亦徙武都之氐。以實閼。而勒燕。然太宗以李靖而擒頃利。今我委屬於晉室之興。則中原半爲弟居矣。一旦五胡之亂。東割西據。幾二百年。此其為患。實北於孝宣。漸於世祖。而盛於魏武。是豈容而愛之者。爲不然哉。特以制之者。法有未至。故一變而不可救藥。然而古之夷狄。又非今日之。所可況。蓋世愈久。而詐愈深。使孝宣以待呼韓邪者。而施之。今固有不待

更三姓而後發當有朝曠而夕叛者則亦甚可畏也國家自辛巳之冬興師以誅董逆今則已四載其間狄人之未降者時時有之雖其誠偽之未必然遲之不可信要以愛我之道來者固不宜絕而使之去矣既以愛之必有以制之庶足為悠久之計而今之將帥類狃於一時之懈服而不思所以警備者臣恐養虎遺患而非朝廷異日之福也蓋嘗觀之此曹本無禦我之心徒以力屈勢窮迫於生死之故故不得已而請命况其棄主歸我者未必不出於遂伺中國又豈馬援之告光武者哉近者道路之人皆謂降虜為今日人志者有二當多費之時而有無窮之用於多故之日而為養敵之舉今江之南北淮之東西皆此輩安養之地多者百餘而少者數十一家之食月糧數斛則家以千數者則月有千斛夫外餉三軍之糧而內給降虜之粟雖以九年之儲恐必有傾角倒床之患而況未必若此也不知執事者其何以先之兩淮之與虜部不啻左右手之應閒謀之往來足以得故主之號令而耳目之所熟又足以潛伺中國之所尚遲之歲月必將反其鋒以向彼有不可以卒制者陛下有容天下之量愛天下之誠不以革為便已之間然其制之之法要不可以不講臣愚以爲宜折黨以破虜兵分或以寬吾用命有司藉為定數於閩廣之路視郡邑之大小而離居之彼必不肯於數千里之外以自取夷滅之禍則唐平虜姦之可破有某人之家則某郡邑時以給之官與之直後得自謀其利閭時既久郡邑可以勿給則庶乎音用之少寬是二者皆所以為制之之法陛下苟忽而不圖將以為利遠以為害後難勢虛而力服之亦已傷矣今庸人之論必曰是無益也不若以其賤者而使之耕以其上者而卑之扶而臣竊謂耕而不堪其勞是趣其變既變而又殺之則將為武安君之坑趙裸之而沒不已是與之權權則可以有鳥則得為暴客矣之歸秦矣惟大會長江大河辟給盤屈之時有以殺其淫而導其勢者是臣之所以某也三望陽朔書省劄子為已降伐虜詔左官奉旨慶報恩光孝親詒訓伏以奏茲逆虜是謂世譖爰達師徒往中平伐之義發據備定是廟謨猶種落之仁庶底成功實憑空脫唐李頫聞北虜入靈州河冰一昼夜合虜騎入一作西靈州歲徵兵士難防塞草秋見說靈州戰沙中血未乾將軍日告急是馬向長安許耶州詩破北虜太和公主歸宮開毳幕永秋極嘶逐鐵頭一劍黑山空匈奴走荒秦盡貪土西還歲漢官殊怪詩代小王家為舊騎所虜後寄故真贊裝相圖動天金鼓迺一作

宋神宗惜別無心學墜樓不得題牌辭傳粉一作謝傳使須食淡對殘秋折致伴安理青深半曉隨郎蓆杜郵唯有此一生也宵魂夢裏愁相見鳳池頭天劉學易光主集唐中作十八首自貴和戎使于今出使毛胡星宵不見漢節度相望州邑三會逐溝封一葦航太平無險固道德是金湯文物與人不盡漢典儀舉知時繁好深狀血毛非形勢今彌古規模夏寃夷誰言與上采會是有天時虎北西南邊扈然羣鶻金百尋天上為王人重關亭道路除荒城初部落石鎮古巫閭賀俗乘來馬生男薄負鋤傳閒斷地裁威作棲居一但逢銀牌使何堪記驛程路迷如欲盡山轉已逆行列仗折羅騎先驅渤海兵鑿空誰計此車木及長驛並作河南大休為燕地人米能差石晉誰復忍蟲秦地絕遠東海星占折木涼悲傷此那舊會遠一朝折寒日川原晴韻風草木各擬襟愁財見語客是華春曉蕩疑人少蒼皇覺馬奔勿驚銷解肉長道節忙存神水堅冰合沙場寸草無長疑淚是血設意亟成珠畫出驚霜凝宵為嚴訓孤悲歎人不應自覺才心孤北備龍門平南尚欲擒星舊聞空耳滿異域得身經好華柔姚家仍列車騎詔美言天作限關路有松亭坡角初曉蕭笳日欲曉莫為天外意只作夢中聞道無人迹斯風有馬群山高飛鳥決跡入層雲一作重山去頻看破曉飛長悲青瑣忘莫忘白登園裡覺周旋異心知笑語非南飛何處鳥安得與俱歸人物分多種遠流不見經已無然代色但有大羊性海馬生難於山苗發始青芽詔方九奏異類合來庭喜鬪人皆勇謀未俗故食爲謀不能者嘗味獨便鹽已堆今生到寧龍一尺淹長安遠如日北斗望焉南今日朝元仗千官雨披門從瀋瀋置酒穿廬晚僧山合音絃應綠地禡小難連舞回旋風急皮毛重霜到言闌西李急對杜陵蘇稚心何似環刀意立無陳湯那復得街律不勝誅黃裳演山集降虜來朝次葉尚書韻頌虜勞戎宗神機屈客謙虜立春正一日日覺筋骸耗中宵慘木寧狀者山淮淮快光顧青青記里無官堠更衣有短亭心驚此何地生毛一派洋聞有官軍士生存仍官胡立言闌西李急對杜陵蘇稚心何似環刀意立無陳湯那復得街律不勝誅黃裳演山集降虜來朝次葉尚書韻頌虜勞戎宗神機屈客謙虜端臨凌波光落都旁遙龍蛇長勢隨虎士趨曉天氣復育塗地稅項史即看宣登阪何煩高泣辛但聞多局辟五風似元符彭汝職鄧陽集使

虜有懷長年日戲老篆衣不思此身終日違今日馬頭燕北去不堪頻
望白雲飛白雲汝飛去何許愁惄共到江南路朔風吹淚洒大河直與波
瀾競東注蘇魏公集唐中紀事卷中飲食物皆其半行人賴以易革
紀事當至同事間使美狄華風事事違矯情隨物動非宜腥膻肴膳嘗
遍繁促聲音聽自悲沙牕目看未似碧火董衣染素成緇連之南食猶成
詠若到窮荒更費辭胡鉉渡庵集送王嘉叟侍郎僕虜仍用其韻蘇張
杜字炳如丹絳歷遐荒覺世寬龍勃殊熟擇絕域麟宮奇節障狂瀾二千
里外河源遠十九年間海上寒二子精忠君勉繼歸來錦領萬人看王十
朋梅溪集聞小使胡昉抗虜不屈上甚嘉之有旨命右揆撫師仍有和不可
成之語皆出唇斷宗社之福也昌齡有詩次韻用儒端可復侵蝕活
國何勞別取方文帝要須親御馬子卿寧患遠看羊撫師暫屈黃扉老論
將寧治白首即行見車書混天下蓋客南北分三光陸游渭南集聞虜政
裏亂掃蕩有期喜成口號二首正朔今年被百蠻遂知善色動天顏風
雷傳號臨春水奉水虜都名貌虎移軍過玉闕博士已成封禪草平時
就會朝班孤臣老抱周南恨壯觀空存夢想間遠虜遊魂豈足憂漢家
方運裡中籌天間地閱逢千載雷動風行遍九州刁斗令嚴青海夜旌旗

永樂文集卷一百一十七

六

色照職閑我功名自是英豪事不用君王萬戶侯聞虜亂次前輩韻
中原昔喪龍財虎厭人肉輩金輸虜庭日久習熟不知貪殘性搏噬何
日足至今磊落人淚盡以血續後生志操薄誰辨新亭哭愁祖有謨謨鳴
呼寧忍讀蘇公詩古人宋一死四字賜大夫今歎叔蘭前年從軍南山高
夜出馳獵常半酣玄熊蒼兕積如阜赤手曳虎毛捲捲有時登高望郢杜
悲歌仰天淚如雨頭顙自揣已可知一死猶恐明主近聞索虜自相殘
秋風撫劍淚流瀉洛陽八陵那忍說玉座塵昏松柏寒霜冠恩忽垂五十
無聲何由穿衿褶羞為老驥伏櫤悲寧作枯魚過河泣古樂府桂蕡詩云
枯木過河泣何時後還人作書與時相教達士人還數群胡盡埋塵
北追悔百年身易老萬里志空存楊柳搖風櫓桃春綠閩南公忠義薄
此恨與誰論范石湖大全集送洪內翰使虜二首鄭廟照成寧平淮罪
如悟莫亦惟新邊烽已却來南虜使節稱頌第一人遂想寧廬占漢月便
呼童譯布唐春單于若問公家世說與解韓老臣戴冠方侍玉輿奏
公比侍祀御史故殿選頭銅雙箭頭照大荒正倚先生令趙重寧客騎
子姥胡強天教忠信行區脫人許功名上大堂試卜和羹和未晚歸未
雨正梅黃送洪景蘆內翰使虜二首全章玉色照離臺戰伐和親決

此行國有威靈雙節重家傳忠義一身輕平生海內文場伯今日尊中武
庫兵萬里往來公有相淮清陰德貫神明近日雨淮既也使公之清已
徵到中原殺氣銷穹廬那敢說天驕今平蕃始和漢即日然當遠征
北土未乾遼老渡西陵應望孝孫朝著鞭往矣功名會麟閣丹青上九霄
送江仲嘉侍郎使虜分韻得待字聖人坐明堂洪覆等穹蓋歲貽兩
王節前後歌出塞公才有廊廟安用試專對要頌第一人鎮撫大荒外檄
寒欺別酒微月見征旆還知燕山雪飄灑漫冠佩玉色照穹廬騎子亦心
醉要領一笑得歸來安鼎鼐是時春正佳湖上花如海清遊不可遲日日
艦船待揚誠齊集送朝士使虜又見皇華賦北征謫仙俊氣似秋鷹詩
成紫塞三更月馬渡黃河十丈水趙北燕南有人否禽胡歸漢竟誰曾天
家社稷英靈在佳氣時時起五陵出北闕門送李舍人使虜同察陵
營出承華又送雙星水北淮霜外汀洲蘆葉晚雪餘圓竹稍斜只驚眠
起猶殘月不覺歸時已落霞白首鶯行徒空米故山今日政梅花送韋
茂少卿使虜雪後聞君采馬蹕長纓自請繫棹望光華劍佩伊吾北岸
壓風濤渤海西漢苑闕愁外眼邊花塞月醉中題歸來聽履黑底上誰
道淮陰假鎮齊借尚書送王成之中書舍人使虜帝遣唐朝第一人

永樂文集卷一百一十七

七

玉門關外賜金銀使呈芒勸梅花早漢月光垂塞草春故國山河迎詔旨
中原父老識詞臣十分宣慰華成了歸為君王轉大鈞洪達盤洲集詠胡
虜胡虜猖狂甚妖星近日畿俄聞佛狸死不得帝祀歸虎旅空增寇狼
弧為解國人人說恢復進退在投機江湖集鄭仁叔送中書王舍人使北
虜細馬縷金鞍文星使可汗匣中天詔重帳外節毛寒峰大燕城怎虛
沙羽野寃安邊存大體何必斬樓蘭陳後詩聞虜退後作小臣憂國
志所顧見時平刁斗春防塞囊書夜入涼邊風吹冷骨淮月浸重城失喜
天驕死傳聞已息兵詠枉虜枉虜何時辭干戈卒未休乾坤猶半拆
汴泗自東流腥日罷雖野悲風鴻秋諸賢江左計長為晉人羞許輪沙
壽集虜官闕不苟茅茨堅不憂虜巢殿切雲愁小難似道朝廷少復
作阿房意未休虜行移以肝膽為肝膽華風難染不如蟲持底論思
獻納來狀社昔曾聞扶社時始今却見肝膽喜德久從人使虜來歸
詩翁萬里恰歸來除面那無一點埃土馬闕騎使武事故京熟覽勸詩才
別來我已成故夢此去君應悟切灰見說胡危猶假息可無尊酒沃崔嵬
靡讓孺白頭集聞虜人敗于柘皋作口號千首正陽門下草還主官殿
無人也自春上皇昔日登臨他愁殺當時老人臣錢鵠乘時轉海津兜

車門門白如銀只今邊關差按拜淮北淮南正殺人 文武宣和威兩班
當時都道取燕山三京隨手殘燒盡今日誰迎二聖還 駕宇中間兩
上流朝廷歲歲講防秋相公必欲安淮甸早發言兵據壽州 京口人未
說禁江似閻胡騎再跳梁夜來急逃傳新報見殺官軍戰頃昌 間道諸
軍造背嵬柘卓合戰打頭回不煩宣撫親提効鐵塔前鋒一爭權 戰伐
無多生女真人傳強半是殺軍可憐盡死天兵子但恐官家不得聞

自官軍報捷頻當人無數願歸明渠魁未必能方畧所恃多多少力爭
今年太歲火逢辛火德炎炎照紫宸眼看烈虜邊天破未必朝廷用一人
間虜首被賊淮南漸平喜而作詩聖主久臨御載戈毫遙主靈在胡犯
天紀躍馬捨虜庭四海激烽煙白晝亦晦冥不惟師無名豈有間可乘夫
將夫經畧淮陰氣如蒸虜騎犯和州采石勢不勝登壇利劍白馬意氣甚憑
陵朝廷願憂虞壤心若搖旗誰知時敗禍自彼虜墻與皇天相我竟一失
遂有能然黎貴釵果見酒價騰坐收不戰功宵旰今已寧震奮繁星斗
峰日見丹青行行若死然此亦不足稱誰云秦無傷以首虜可懲韓流潤
泉集初八日傳聞光州虜退又云東薄之捷 德場未云靜家國綏揚極

深乎惟懷善公卿日以朝虜勢固不壯虜騎固爲號強弱士氣少戎守民
力凋荒山凋堅寒嚴風蕭蕭百草皆爛死樓面黃葉飄衰鶴互鳴嘯孤
豺紛躡跳禿髮祇枯藜蛇立天益寒恭惟我壽皇城復志有條咄哉聞梧
臣安動尤虛露文真亦分裂幽燕亂無聊賢愚世運厄陰降華夏焦恙成
漢威靈隍唐僖昭民老曾何知但願歸富饒中外持論平政君聲與光
陳簡齋集閑王道濟陷虜海內堂堂友如今在賊圍虛傳表盡脫薄
景時吳楚反侯益使吳吳王使禪不肯放殺之後一都尉以五百人固
立軍中會士卒皆走出邊梁騎曰得脫不見華元歸丘傳累二年鄭茂不
宋華元榮之敗績因華元宋人以兵卒百乘丈馬百駒以續華元于鄆卒
入華元逃歸浮世身難料木參御郡守還詩世事何反處一身難可轉危
途計易非危途見十八寒道木巖詩雲孤馬息顧老淚不勝揮幕式利從
羊詩次下不可保元名賢詩建康方侯氏慧菴造虜題寄沙館壁虜主見
詩召其夫而放還于家夫官湖右安江東三義鷺鷥獨守空巖茅有心
終向日柳花無力且隨風雨行粉淚孤燈下萬里家山一夢中鴻到斷陽
身即返有書難倩子卿鴻 國朝劉留之詞賦新郎近關北虜乘輶諸公
未有物上脩飾內治以詩外攘者書生感憤不能已用韋稼軒金縷詞讀

永樂大典卷一百一十七

八

水樂大典卷一百一十七

九

補發以備行人以五物反命以周知天下之故謹條如右臣某昧死上
永安山契丹之北部東南拒京師驛道三千二百十有五里自慶州上京
皆有便道由驛道之西自鐵架館徑度馬馳不三日至幽州永安地宜畜
牧畜宜馬牛羊革宜荔枝耳故宜渠越而人不善藝四月始採七月平
故地寒多雨盛夏重裘七月隕霜三月釋凍其人剪髮安其兩髦行則乘
馬食牛羊之肉駞而衣其皮間啖麌粥于庭依指兒山之巖廣厲之中
種蘆數十無垣墉溝表至幕則使人坐革築廬擊柝大率其俗簡易樂深
山淺草與馬牛雜居無常處自澤州大山之西爲宣寧今謂之皮室其
俗類契丹恩州以東爲渤海中京以南爲東莫其王衙西京數十里其西
南山間裏西莫有故宮之區其西治于山谷裏渤海之俗類燕而渤海為
夷語其民皆屋居無瓦者墁土或苦以樟木之皮冀人業伐山陸種薪草
契丹之草皆資於莫半工所聚曰打造館幡車之制如中國後廣前縱而
無般材儉易敗不能任重而利於行山長轂廣輪之策其厚不能四寸而
軫之材不能五寸其乘車駕之如駒上施荒帷富者加幢櫳文繡之飾中
京始有果蓏而所植不蓄契丹之果蓏皆資於燕果車轉果熟以馬送

其帶女子連裳共於中國

北白溝館南距雄州三十八里面拒馬河負

北塘廣三四里陂澤解釋屬畧如三關近歲秋人稍為稼種富水以做塞南

屬涿州隋煬帝伐高麗治軍涿郡穿渠水運以餉軍疑此故渠也

涿州南距新城六十里州據涿州北二里餘渡涿又二里後渡涿涿之廣渡

三百步其溢為城下之涿廣幾百步而已又北數里渡洛谷通三十里至

中頓過頓又三十里至良鄉皆東行少北良鄉幽州之屬邑西南距涿

州六十里自邑東北三十里至中頓濟東乾本水廣數百步燕人謂之盧

駒河絕水而東小北三十里至幽州幽州西南距良鄉六十里館曰永

平州西距山數十里自順以南皆平陸廣饒并殺汝漢而幽為大府襟帶

八州提控中會家將所保也自州東北行三十里至望京館望京館西南

距幽州三十里自館東行少北千里餘出古長城又二十里至中頓過頓

騎縣侯河又二十里至順州古長城望之出東北山間至順州乃折而南

至順州負城西走出望京之北西南至廣信之北二十里屬於西山順

州西距望京館六十里少南館曰懷柔城依古長城其地平斥土厚宜壤

城北傍澗水為險水之渠數百步地廣多渠可以積卒以拒北山之衝北

水樂卷

十

水樂卷

十一

雷洞道而幽州壓其後背魯西奇此謀將之地也自州東北數里出古長城十里濟白水又十餘里至中頓過頓東行三十餘里至檳州皆車騎之道平無險阻檳州西南距順州七十里古密雲之區館曰密雲城據北山之東南北距皆數里惟衝道北寄北之險而順州某其後管轄所寄驚將之地也自州東北行臨中二十里餘至中頓又二十里餘至金溝館金溝館西南距檳州五十里自館少東北行原乍關三十餘里至中頓過頓屈折北行岐中濟樂水通三十餘里鈎折投山隙以度所謂古北口也古北之險雖可守而南有潮里平磧百餘可以方車達騎然金鈎之南至于古北皆行峽中而潮里之水出其間踰古北而南距中頓皆奇地可以匿姦偪勢而南有密雲城其爭衡此古北之所以為固也古北館南距金溝七十里小東自館北行數里度峻山之麓乃蒲湖里東北行山間轉涉湖里通三十五里至中頓過頓入大山間委曲東北又二十里登恩鄉嶺踰嶺而降少東折至新館自古北至新館山川之氣陰麗雄嶺路由北間絕厯降陵而朝里之水貫溝清濁虧境之勝殆銷于此新館西南距古北七十里自館北行少西北屈行復東北二十餘里至中頓其東踰小嶺有岐路小近而隱不能容乘過頓東北十餘里乃復鈎折而南數

里至卧如館卧如館西南距新館四十里館毫川間有大水曰霍水乃故霍之區也絕霄有佛石崖石以為佛此其所以名館也館而出度模斗嶺三十五里至柳河館柳河館西距野如館七十里自館循山行十里下俯大川曰柳河乃北二十餘里至中頓過頓踰度雲嶺三十里至打達嶺有徑路行於噴峴峴之間拔之驛道近差十里餘打造館西距柳河七十里小北自館西南行十里餘至中頓過頓之西南有大山上有建石望之如人曰會仙石山下大川流水川間有石屹然對山乃築館其上傍有茂木下湍水對峙大山大山之西有斷崖上聳數百尺拔擢如屏而鳴泉激其下使人過此必置酒其上遂以為常過頓二十五里南行至牛山館牛山館東北距打達館五十里館之西南有大山曰牛山自館踰牛山之麓西南屈折三十里至中頓過頓後西南數里濟車河又二十餘里度松子嶺嶺東有夷路回屈數里車之所由也踰嶺三所至鹿峽館鹿峽館東北距牛山館六十里自館東南行數里度鹿峺又四十里至中頓過頓又東南數里踰少山侵三十里至路口村有岐路西南出幽州自幽州由岐路出松亭關走中京五百里循路稍有堅築乃秋

陰涼河會踰河東北二十里至中頓頓西有岐路西北走饒州慶雲崩
 濟同子河河之廣度五步詰屈蛇行西南與駱馬會又三十餘里至厔
 帳皆平川帳以遠為之前設青布拂席其北壁帳如此。帳馳旗帳西南
 距陰涼河七十里自館東北踰山數里得平川又二十餘里至中頓頓傍
 蒼耳河廣丈六東流過頓陟坂街十餘疇三十餘里至新底又行坂間
 三十里至廣寧館。廣寧館南距慮騎帳九十里少西自館東北行五里
 登州路而門之外州有土垣崇六七人廣度一里其中半空有民家一
 二百屋多泥墁間有瓦覆者舊日豐州川村其部落和扣河西內附詔
 置豐州以處之自今改今名又十五里至中頓過頓蕩原坂間二十里至
 會星館。會星館南距廣寧館五十里自館北白山間登降曲折二十里
 至大山之顛為中頓行原坂間三十里至咸熙帳。咸熙帳東距會星
 館七十里小南自館西行稍西北過大靖二十餘里至黃河河行數里
 乃乘橋濟河至中頓河廣數百步今其流廣度數丈而已倘中頓有洋
 南沙洲瀕北流廣四丈岸皆石峻立如壁長數十步雖曰廣數折而廣
 狹如一綫君人力為之則出破中有舟如雷衝溝以橋於人言此大河之
 別派以臣度之大不然大河距此已數千里千里之水不應如是之微几
 一水樂全卷三萬合二十七

二兩暴至輒深溢不終日而復涸此其源不遠勢可見也。以臣考之乃古所
 謂潢水也虜人不知謬為大河耳過中頓循河東南行又二十餘里乃北
 越河橋與避大山之阻也。保和館西南距咸熙館九十里自館北行數
 里有路北出走上京稍西又數里濱黑水廣百餘步絕水有百餘家帳
 犁屋相半築垣周之曰黑河州遇州西北行十餘里復東北行出大山之
 東又三十餘里至中頓西數里大山之顛有廢壘曰燕王城踰頓西北
 三十里餘至牛山帳皆平川。牛山建帳南距保和館九十里自帳西行
 稍稍西北南三十里乃復北至中頓過頓北二十餘里稍西北又十里餘
 路山復東北行十里餘西走東南一里至鍋窯帳南距牛山帳又三十
 八十里少東自帳稍西北行平川間二十餘里陟沙陀乃行磧間十餘里
 至中頓過西北二十里後踰沙陀十餘疇乃轉趨東北道西一里許慶州
 塔廟屋廬零似燕中過慶州東北十里經黑水鎮濟黑河至天河帳帳之
 東南有大山曰黑山黑水之所出也水走西南百餘里復東出保和帳之
 北大山之間大和禮帳東南距鍋窯帳七十里自帳復度黑水乃東北出
 兩山之間平川四十里至中頓又東北五六里乃折西北踰賓都嶺嶺間

行十餘里復北行原草間又十餘里牛心山帳。牛心山在帳西南距里
 河帳八十里自帳東北踰山乃東行二十餘里又北十里至中頓過頓北
 行稍東三十里至稱塗帳帳之東南有土山庫連盤折木植甚茂所謂水
 妻山也。新添墳帳西南距牛心山帳六十里自帳東北行三十里至中
 頓過頓北十里斜度開渡西北數里至鄰程林。鄰程林東南距新添帳
 六十里帳西北又二十里至單于庭有屋單于之朝寢后滿之朝凡三其
 俗皆燒糞不過數十惡東向庭以松幹表其前一人持炬立松幹之間曰
 門其東相向六七帳曰中書樞密院客省又東燒爐一旁駕轎車六前
 植麻曰太廟皆草莽之中東數里有鹽湖洞東原闊十餘里其西點北當
 山也其北山底之所依者曰積兒北十餘里曰寧陽小民之為事
 者以車從之於山間

鹵

洪武正韻郎古切漢高帝紀母得鹵掠以與之鹵通用又
 鹵亦作油又與鹽同漢書而流漂肉內鹵輕脫苟非也許慎說文鹵
 西方鹹地也从西省象鹽形安定有鹵河東方謂之岸西分謂之鹵凡內
 此屬皆以鹵徐鉤通釋按史記曰人舐鹵方食鹽西方食鹽由春秋左傳

周公鼎見杜从古
集蒙古文韻海

草書句張錦

六書圖

六書圖

類篇龍五切說文西方鹹地篆鹽形安定有幽縣東方謂之庠西方謂之幽或从上鄭魚六書各今以爲聲形兼聲韓道昭五音

類聚鹹水也字漢博義確重同上

書

剛鹹

易說卦爲剛鹹
肉注鹹上也

史記貨殖傳太公望封於營丘地鴻尚
注鹹此人民寡漢高溝海志終古鴻

鹽鹹

曲子生稱水師古曰鴻即岸內此謂鹹鹹之地唐柳宗元集曾

問填海盤底澤溥海內間勝美之民間掩鼻感頤賤甚冀王澤鹹

河渠書注填間水澤鹹之地西漢書主父偃奏皇帝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因澤鹹不生五穀小降古口地多澗澤而鹹

抱朴子內篇鹽內沾於飢腸則脯腊爲之不爛難說鹽肉以

二蓮直或一五一偶則味差薄
達子重者試之浮三蓮四蓮味重五蓮尤重蓮子取其浮而直若蓮沉於底則前鹽不成

斤鹹

日潮水至城下土田斥鹹不可

稼穡能改濟漫作子美詩云鹹中草木白青者宜鹽煙

杜工部遺曰許慎說文云鹹地也東方謂之斤而方謂之鹹

地未其經其賦稅

漢高祖秦論流血漂鹹古曰漂浮也鹹盾也其血可以浮清言殺人多

也史記秦始皇紀太史公曰諸侯爭割地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政追亡

韓魏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鹹蘇子由古史白起傳白起攻

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鹹蘇子由古史白起傳白起攻

大鹹

曲子名姜元獻公題要荀吳敗狄子大

土鹹

本名離騷草木疏杜

鹹

水注西漢書地理志鹹縣屬安定郡

洪武正韻郎古切又音鹹

鹹水出西歸古曰鹽古音鹹也

亦辛首印大咸顧野王玉篇音魯鹹也東沙此薩法吉廣韻鹹海司馬光

鹹縣

縣名西漢書地理志鹹縣屬安定郡

洪武正韻郎古切又音鹹

鹹水出西歸古曰鹽古音鹹也

土鹹

本名離騷草木疏杜

曲子名姜元獻公題要荀吳敗狄子大

土鹹

一在土鹹詳見所引

淳鹹

賦中字爲掩書上田度山林鳩藪泮京陵未

淳鹹注津鹹薄薄之

財鹹

西漢書晁錯傳攻城

猶穀能改濟漫作子美詩云鹹中草木白青者宜鹽煙

杜工部遺曰許慎說文云鹹地也東方謂之斤而方謂之鹹

地未其經其賦稅

漢高祖秦論流血漂鹹古曰漂浮也鹹盾也其血可以浮清言殺人多

也史記秦始皇紀太史公曰諸侯爭割地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政追亡

韓魏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鹹蘇子由古史白起傳白起攻

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鹹蘇子由古史白起傳白起攻

大鹹

曲子名姜元獻公題要荀吳敗狄子大

土鹹

本名離騷草木疏杜

曲子名姜元獻公題要荀吳敗狄子大

土鹹

流血漂鹹

賦中字爲掩書上田度山林鳩藪泮京陵未

淳鹹注津鹹薄薄之

財鹹

西漢書晁錯傳攻城

猶穀能改濟漫作子美詩云鹹中草木白青者宜鹽煙

杜工部遺曰許慎說文云鹹地也東方謂之斤而方謂之鹹

地未其經其賦稅

漢高祖秦論流血漂鹹古曰漂浮也鹹盾也其血可以浮清言殺人多

也史記秦始皇紀太史公曰諸侯爭割地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政追亡

韓魏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鹹蘇子由古史白起傳白起攻

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鹹蘇子由古史白起傳白起攻

大鹹

曲子名姜元獻公題要荀吳敗狄子大

土鹹

本名離騷草木疏杜

曲子名姜元獻公題要荀吳敗狄子大

土鹹

土櫓

漢書邊方備胡冠作高土櫓櫓上作桔槔頭兜鍪誰

櫓唐書馬嵬傳設一門爲櫓曾事物紀原莊子曰魏武侯欲征兵謀擣注櫓城上守禦樓

櫓

徐無鬼曰偃兵造兵之始也變固

外戰必滅鵠列于麗譙之間郭象注麗譙戰櫓之名即敵樓也

援周衰戰

國時始有之云孫子謀攻篇子曰攻城之法爲不得已修櫓精糧具器械

三月而後成距闊又三月而後已西漢博聞公孫瓡傳造戰車可駕數千

上作樓櫓置于车上以拒匈奴注云櫓即樓也釋名曰樓無屋爲櫓櫓

千里注云櫓即堵字峰後漢書列傳未然字義封婦子也本姓施氏初

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啓幕乞以爲子後爲臨川郡太守呂蒙卒增號然

箭鎮江陵魏遣曹真夏侯張郃等攻江陵曹丕自往定易其勢拔建

圍城鄧儼洲上圍守然中外斷絕時城中兵多腫病填戰者裁五千人真

等起土山築地道立樓櫓臨城子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不動方厲

吏士伺間攻破兩地續資治通鑑長編元符二年六月壬午詔河北修城

池樓櫓仍令安撫轉運司糧量兵官不得力者其名奏差人督北盟錄靖

康中姚友先於樓櫓上受軟處厚綿虛棚上作羅宇洞井下掩糠布袋

漢馬冀又於城頭馬面上懸安溫榆柳木范蘿格達雖慢然亦可以進砲石也金史宋宗紀天興元年春正月甲午修京城樓櫓及守禦備宋文彥

博集論修樓櫓河北平壤其城池樓櫓之設尤嚴於他道凡遠使行

所以督責於守臣接客之吏者必先馬大夫以有事整完無事則弃他哉

比者命安撫使以脩完屬郡之城壁周相其推壞補狹將易而新之使士

民有以容兵械以施誠善矣苟慮事計材趨期會於歲月之頃無不完

者此固足以代守圉之險而嚴宗戎之備也命方行而反今依倣制度造

作耗材堆積蓋於官舍之中以俟樓櫓之大壞而易之未見其利也北

京樓櫓之當修者九百餘所凡八千餘間若欲繫於數月之間難盡鳴

天下之良工亦不可卒得就必在次第而脩作之舊材之中尚有可用者

亦兼取焉然猶要之一二年僅可充矣今乃以成熟之材委積於虛閣之

處較未而發立至而後興無乃不及於事乎今若據樓櫓先在溫數內

有庫下不及制度并欹側朽弊者計其數且修其半仍間隔一禮

義

千櫓

殺人者人亦莫之侮也猶千櫓可以捍患也水曹子的言

爲千櫓

殺人者人亦莫之侮也猶千櫓可以捍患也水曹子的言

蒿授櫓

江少虜類花胡大鹽旦知明州道經維揚時同

年董儀

知州事過之甚厚載蒿授櫓以留之曰區

亞

截

谷集開禧德安守城錄序 儒者以忠信爲中

貴禮義爲于櫓置死生於度外然後可以行志

仁義爲于櫓

泰山爲櫓

宋吉陳唐柳傳玉

北史王慧龍傳宋文達刺客謀慧龍首慧龍曰死生有命

彼亦安能害我且吾方以仁義爲于櫓又何憂乎刺客

足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曰江河

爲凌泰山爲櫓郭璞曰櫓望樓也

光武帝賜丞相皇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半半爲櫓師古曰櫓櫓也

遠與敵戰故以車爲櫓用自蔽也一說櫓望敵之樓陳子曰不然半車以

當衝突爲櫓謂言安櫓

也置櫓車上槩天也

發石擊櫓

東漢書東紹傳紹與曹操戰

陽武紹連營稍割斷逼官度遂合戰操軍不利趣志曰迷蒙櫓也

迷木百數十丈爲也操亦分營共相當後還堅壁紹爲高櫓起上山射營

中程名曰櫓櫓者塞上無崖厓也今官度臺北上山猶在臺之末招集營

道基並存焉皆蒙櫓而行惟今之空櫓也操乃發石半擊紹櫓皆破軍中

呼曰霹靂車以具發石聲震

烈呼爲霹靂即今之炮車也

白衣搖櫓

續後漢書呂蒙傳蒙上

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

連櫓挾

具數

連櫓挾

道真遺亂於河

橫櫓

取山東小斛舟三百首時之潭萬工挽師皆大生修袖爲其楚服其

上陳廣陵銅器會稽羅吳綾絳紗南海珠琳豫章莞欽器船尾相衝

數十里聞中不識連櫓挾櫓觀者駭異次樓下堅船上輕貨布大仇

橫櫓

徑記櫓行禮取所爲于櫓主干梢小拂大拂櫓者故人

亦莫之侮也猶千櫓可以捍患也水曹子的言

補 67—9

棹蘇東坡詩題復此
徵吟聊和嘵嘵

倭舶物貨軍波府庄

詩唐崔塗詩棹煙外晚聲迷天涯幽夢烟爭知江上客不是故鄉
未唐王周詩棹用之大曰船冠乎小者楫通津既能濟巨浸即橫
涉身之使者頗弩之進者莫虎之擊者爪魚之撮者競此實爲相須相須
航一葉家稱聖俞宛陵集間棹詩靜夜有舟下中流聞棹聲陽窓燈已
暗參雙月微明漸向寒學遠遙應宿枕驚客心何苦急曾是不緣名清江
三孔集誄棹詩以小能行大天機寄物形沿最有助深整屢嘗經
遠功如此極坐韻可應江上拂羽翼水府散雲霞駕浪乘湘浦搖風過洞
庭便凌秋鳥霧破碎秦檣空屬鷺鷺群起蛟龍睡一醒浩然乘此興東去
晚倉溟李流謙澹齋集枕上聞棹聲勸君不消下瞿塘順流從此道路
長勸君平上瞿吾去趙流雖報近家鄉我今出蜀幾寒暑催歸苦念家人
語更知舟子某全功疾趁鳴雞起搔眉任希夷斯庵集間棹聲屢聾萬
師於月明忽忽燃火遇歸平兼程不敢稽王事坐聽鄰舟伊札聲李彭日

商音謂會定正字篆集韻見杜從古
切東古朱零連曉書米集篆古文韻海
笠榜張錦古力鮮于桓並見

六書

商音謂會定正字篆集韻見杜從古
切東古朱零連曉書米集篆古文韻海
笠榜張錦古力鮮于桓並見

六書

柔榜道潛數聲柔

柔榜

榜道潛數聲柔

柔榜

榜道潛數聲柔

柔榜

榜道潛數聲柔

柔榜

榜道潛數聲柔

柔榜

榜道潛數聲柔

謗

洪武正韻郎古切諱謗言不定也司馬光類篇龍丘切韓道昭五子韻聚
力五切楊桓六書疏宋母謗流參熊忠韻會舉要半徵南音通作國又國
荀且也謂會定正東古襄

六書

虧

洪武正韻郎古切諱虧言不正也司馬光類篇龍丘切韓道昭五子韻聚
虧也陸法言廣韻臺合徐鍇通釋勤古反丁度集韻或作哥司馬光類篇
龍都切釋行均龍虧手籠象俗虧正音曾楊桓襄

六書

虧

洪武正韻郎古切諱虧言不正也司馬光類篇龍丘切韓道昭五子韻聚
虧也陸法言廣韻臺合徐鍇通釋勤古反丁度集韻或作哥司馬光類篇
龍都切釋行均龍虧手籠象俗虧正音曾楊桓襄

六書

鱸

郎古切許慎說文鱸魚名出樂浪潘國从魚虧聲徐鍇通釋勤古切司馬
金屬徐鍇通釋勤古反丁度集韻一曰刀柄或作鰈司馬光類篇龍丘切

張有復古編別作鰈非楊桓六書疏宋母鱸沈聲趙諫聲音文字通來古切

六書

六書

六書

六書

六書

六書

六書

六書

六書

鰐

郎古切許慎說文鱸魚名出樂浪潘國从魚虧聲徐鍇通釋勤古切司馬
金屬徐鍇通釋勤古反丁度集韻一曰刀柄或作鰈司馬光類篇龍丘切

張有復古編別作鰈非楊桓六書疏宋母鱸沈聲趙諫聲音文字通來古切

六書

六書

六書

六書

六書

六書

六書

六書

六書

齒

郎古切許慎說文齒齶煎豚器也从金虧聲部古切顧野王玉篇力古切

荀落郭侯注作寢豆革聲周易釋口尚音說文三齒生也可以支一石產

即削頭也中作寢底字尤云範直寢底故云作寢豆革聲周音說文

正音

正音

正音

正音

正音

正音

正音

正音

舟

洪武正韻即古切所以進舟似槩而長亦通作棹丁度集韻通作棹經行

均龍龜子鑑增俗榜正陽桓六書疏來舟从籀旁聲能之謂會篆安半微

中酒醒東方白

隸書
籀齒

並六書統

嚙

郎古切顧野王玉篇力觀切語也司馬光類篇龍六書統未母囂从口魯聲

書山簡集籀音普姜羅正見杜從古

嚙

郎古切丁度集韻消吳俗呼猪聲韓道昭五音類聚音普楊桓六書統未母囂郎古切从口虧聲

書山簡六書統

虧

郎古切丁度集韻沙也可馬光類篇龍五切楊桓六書統未母虧从石齒聲

書山簡六書統

杜

嚙口譯名義杜嚙此云烹陸西城記云南印度阿吃釐國出烹陸香

郎古切顧野王玉篇竹也丁度集韻竹名司馬光類篇龍五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作酉楊桓六書統未母筭原聲

書山簡六書統

虧

郎古切丁度集韻沙也可馬光類篇龍五切楊桓六書統未母虧从豆釅而爲汁者从豆从齒

匱

郎古切顧野王玉篇力觀切語也司馬光類篇龍五切楊桓六書統未母囂从口魯聲

書山簡集籀音普姜羅正見杜從古

虧

郎古切丁度集韻消吳俗呼猪聲韓道昭五音類聚音普楊桓六書統未母囂郎古切从口虧聲

書山簡六書統

匱

郎古切丁度集韻沙也可馬光類篇龍五切楊桓六書統未母匱从口虧聲

書山簡六書統

虧

郎古切丁度集韻沙也可馬光類篇龍五切楊桓六書統未母虧从豆釅而爲汁者从豆从齒

𢵃

郎古切陸法言廣韻搖動郭忠恕佩鶴集揷捕並未古翻上彭排下搖動丁度集韻博雅強也司馬光類篇龍五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普揚桓道昭五音類聚力古切楊桓六書統未母𢵃从手𢵃上六書

書山簡集籀音普揚桓道昭五音類聚力古切楊桓六書統未母𢵃从手𢵃上六書

書山簡集籀音普揚桓道昭五音類聚力古切楊桓六書統未母𢵃从手𢵃上六書

書山簡集籀音普揚桓道昭五音類聚力古切楊桓六書統未母𢵃从手𢵃上六書

捋

郎古切顧野王玉篇木可染練郭忠恕佩鶴集揷捋並未古翻上彭排下搖動丁度集韻博雅強也司馬光類篇龍五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普揚桓道昭五音類聚力古切楊桓六書統未母𢵃从手𢵃上六書

書山簡集籀音普揚桓道昭五音類聚力古切楊桓六書統未母𢵃从手𢵃上六書

書山簡集籀音普揚桓道昭五音類聚力古切楊桓六書統未母𢵃从手𢵃上六書

惄

郎古切陸法言廣韻虧掠或从手司馬光類篇龍五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復也服也

書山簡集籀音普揚桓道昭五音類聚復也服也

書山簡集籀音普揚桓道昭五音類聚復也服也

虧

郎古切丁度集韻虧也司馬光類篇龍五切楊桓六書統未母𢵃从手𢵃上六書

書山簡集籀音普揚桓道昭五音類聚復也服也

書山簡集籀音普揚桓道昭五音類聚復也服也

書山簡集籀音普揚桓道昭五音類聚復也服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八十八

六九

古

叙

古元錢天祐叙古頌表

臣天祐言。臣聞發於吟詠謂之聲。諧聲

來遠矣。若虞庭之虡歌。大禹之遺訓。成湯之盤錫。或四言三言或五言皆

叶為聲韻。

誠然成章以括其義。莫不原情性載道義以為風化之美詩。

大

序曰。正得失動天地應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

美教化移風俗然則聲韻之辭豈非王化之首務哉。

視後世浮華藻繪未

技之習則不可同日而語矣。

臣天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庶惟皇帝陛下。

以

上聖之資撫重華之運。崇文尚道。遵堯舜之

聖武。臨御以來。勵精求治。下詢謙言。旁采與言。該舉士之科。綱羅俊乂。開

納言之路。獎拔忠貞。持以固隆平之務。為泰山磐石之基。此蓋陛下獨

智之明。非臣下所能窺測者也。

臣天祐生陛下盛明之時。食土之毛四十

有三年矣。自始知學。轉以窮理盡性為首務。忠君佛喪為已任。雖則身在

草茅畎畝之中。心則未嘗不欲有犧犧消滯之裨助也。

乃於延祐元年作

大學經傳直解。進獻皇太子。明年復作孝經經傳直解。進獻承令命翰林

官以是音。兄字語譯訖。奏上皇帝。皇帝下。皇太后歎下。已徵賛欽奉聖旨。

將臣所獻孝經。命翰林官書寫錄。印行。仍被德貴。命臣陪侍皇太子殿

下。備員說書給賜。廉錄。臣自被命以來。汗顏股慄。日夜畏懼。罪生無榜。無

以自解。臣所解孝經。皆俗言淺諺。無所後明。欽蒙陛下不肯鄙棄。命賜板

行。臣之榮幸已極。况臣寒骨微賤。安可顧於階侍之列哉。蓋不遺竹

頭木屑。則天下天地覆載之純德。啟獻聲教。頌方小臣。錄職執之微

誠。臣今米據經史。成言效荀卿成相之體。叶為聲韻之辭。著為一編。首載

帝王之道。守成之說。至於王霸義利之分。耕讀征戍之勤。存心養性之要。

防微杜漸之禁。貞直士之情。邪佞姦罔之狀。此皆萬物之根本。不敢

不述。若欲福予。委實善罰。恩賜吉納。諫聖學。俾後民情離合。此亦君道

之

綱。故持裁之嚴。以世次相承之統。攝取前代治亂興衰之跡。起自唐虞迄

于亡宋。總八十六章。章二十四字。仍隨文引事。實于其下。目曰敘古頌記。

既

可以詠吟歌詠。又掇前史於片紙之間。若其疎略曠脫。滿無序之罪。臣

不敢詞。但無瑣碎繁音之患。可以備諸巾匱。不煩檢閱。而數千載行事大

略可觀。此則臣之鄙識也。

況陛下萬機之暇。豈可勞聖心於浩浩無涯之

史冊哉。

蓋軒有言。曷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

臣之愚陋。竊取此義。令持臣

所撰敘古頌。謹書寫成二本。隨表詣中書省。授進以聞。如蒙采擇。已持臣

一本。頌下詹事院。精選考成。謹厚明達。儒臣持入。以備皇太子經筵參講。

仍乞持臣所獻大學孝經。降賜紙墨。廣加印布。令近侍之臣。誦而習之。雖

皇太子殿下。生知之資。雖然拔萃。而左右近習。薰陶漸染。不為無恥。臣學

問淺拙。智見疎腐。冒瀆邦刑。仰干天聽。頌已于古廟。妄乙夜之觀。肯下春

宮光叶。與情之望。臣願犯宸嚴。無任惶懼。戰汗數劫。屏營之主。臣天祐誠

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延祐五年三月日。布衣臣錢天祐上奏。中書省

進敘古頌。伏伏惟皇元開化文教風行。遐邇羣氓。咸沾德澤。天祐不肖

之資。廁教養之列。不自量已。竊疏書主。叩被作成。殊無報效。乃於延祐元

年作大學直解。進獻皇太子。次年復作孝經直解。進獻承令。育命翰林

官。以畏吾兒字。語譯訖。奏上皇帝。皇太子。已徵賛。延祐三年三月二十

三日。欽奉聖旨。命天祐充皇太子位。下備員說書給賜。糧食。仍持所獻孝

經。命趙子昂書寫錄。板印行。天祐自被命以來。日夜畏懼。罪坐無狀。莫能

自解。亦自知拙陋淺暗。周有裨益。恭惟皇太子殿下。眷宮養性。懿德日新。

路梗塞莫能通或遇陸下與民更始之時開四門之隙臣適遣此禽放督初心是以區區汗竹之勤用伸臣子之義凡臣所獻大學直解及孝經直解并此書中間非嫌舛錯固不無之主若先聖之格言良史之書意則有得於聖志者宗廟致敬不忘觀也此孝經之言而陛下行之豈特通於神明光于四海實萬世不磨之盛其也天子以主於庶人盡是皆以脩身爲務此大學之義而聖躬復之豈持儀刑百辟綱紀四方實國治而天下平之要道也若乃謹憲度懷威據社請謁明賓利修大德崇禋興此陛下已行之矣而臣之是書所述蓋亦聖慮所及者也但其端餘更賴陛下推廣之耳復有同列臣范可仁行以增義臣蕭貞疏以音釋備全一家之書謹繕寫進呈如蒙可采乞降賡首以賜頌使自朝廷而鄉令而邦國咸資用焉子以激勵忠貞勇烈之氣子以折沮委謙諧安之心尊君抑臣閭邪衛正之義具于其間此則臣冒犯僭竊之罪係附於春秋之餘意云伏取進止說書臣錢天祐上帝舜作歌曰朕庶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熙阜陶賡歌曰元首明哉肢肱良哉庶事康哉此庶庭君臣一倡一和而相告戒也無偏無黨至道蕩蕩無黨無偏上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此莫子陳洪範以音武王也蓋言以載道歌以永高而吟哦諷詠之間感激懲創之際傳教光遠改古者君之成臣之吉君貴於聲韻之辭也臣接臣天祐所獻故吉頌著明二帝三王之道該括萬年百姓之績襄其言以叶其意提其韻而繫其目其立文之約而當其敘事之簡而要其寓意之忠其該義之博誠繪世之丹青資治之難鑑也臣溫本書生叨列陪侍款遇陛下屬精求治之始博采與言之時自漸膚淺之才未有獻言之益以是書始未備舉治亂舉該其於國家實惟有補於是講求討論而於逐章之下申明其說以為增義辦鑒愚衷仰恭答明招懷不以臣等為疎昧迂闊間一賜披覽詳事而觀獨類而長引而主之則竟寧焉湯文武之治將復見於今矣宣帝齊臯陶武王箕子得專美於前人哉說書主先可仁謹書二帝王冊欲偏覽而考其得失則汪洋浩浩雖偶者死矻窮年將有不能周者况陛下庶務之繁萬機之衆安可勞望意於無窮極之簡編哉臣天祐撰是頃掇詩史冊之要於八十六章解義之間而數十載帝王行事之驗一飯之頃可以洞見其拳拳中厚之心狀狀憂勤之意不無謂矣臣嘗玩讀其憲母親人主失御臣下驚撫莫不掩卷傷悼及見其煩勞屢陷則太息流涕不能自己於是復讀卷首所著挈爛攬帷之說王霸義利之云與

水集文卷易八十八

三

夫忠貞邪佞之情民心離合之勢則天下事機昭昭乎見矣此誠凡上良規掌中之明鏡也然臣天祐曩昔進狀之初其姦難字義已疏音釋主若引用經史本文則未及音註臣謹按說文出處并臣可仁增義中字意重加音訓以便考尋儻蒙聖覽之餘或命近侍誦讀則不煩檢閱而義在斯馬況言主音月謹書頌曰請頌皇摯弘網幽明兼照齊三光作灑訓後子孫遵之誦以昌頌傳也稱述君道如丁文所云也皇君也上古稱皇摯提而舉之也弘網燭大通也燭舉則萬化理亦燭燭舉而泉日張也三光日月星也為君之道燭頭照底燭日月星之燭取進止說書臣錢天祐上帝舜作歌曰朕庶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熙阜陶賡歌曰元首明哉肢肱良哉庶事康哉此庶庭君臣一倡一和而相告戒也無偏無黨至道蕩蕩無黨無偏上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此莫子陳洪範以音武王也蓋言以載道歌以永高而吟哦諷詠之間感激懲創之際傳教光遠改古者君之成臣之吉君貴於聲韻之辭也臣接臣天祐所獻故吉頌著明二帝三王之道該括萬年百姓之績襄其言以叶其意提其韻而繫其目其立文之約而當其敘事之簡而要其寓意之忠其該義之博誠繪世之丹青資治之難鑑也臣溫本書生叨列陪侍款遇陛下屬精求治之始博采與言之時自漸膚淺之才未有獻言之益以是書始未備舉治亂舉該其於國家實惟有補於是講求討論而於逐章之下申明其說以為增義辦鑒愚衷仰恭答明招懷不以臣等為疎昧迂闊間一賜披覽詳事而觀獨類而長引而主之則竟寧焉湯文武之治將復見於今矣宣帝齊臯陶武王箕子得專美於前人哉說書主先可仁謹書二帝王冊欲偏覽而考其得失則汪洋浩浩雖偶者死矻窮年將有不能周者况陛下庶務之繁萬機之衆安可勞望意於無窮極之簡編哉臣天祐撰是頃掇詩史冊之要於八十六章解義之間而數十載帝王行事之驗一飯之頃可以洞見其拳拳中厚之心狀狀憂勤之意不無謂矣臣嘗玩讀其憲母親人主失御臣下驚撫莫不掩卷傷悼及見其煩勞屢陷則太息流涕不能自己於是復讀卷首所著挈爛攬帷之說王霸義利之云與

水集文卷易八十八

四

制政而為之少使德化恩澤如雨露之濡潤洽被及四海有以滲入人之肌膚骨髓如此則雖沒世之後而人猶思念之不忘謹吟歌請傳播永久不廢替也增義臣可仁曰人學博曰君子質其質而競其競小人樂其譽而矜其利此以漫世不忘也不忘者君子小人各得其所效也蓋君子貞明持潔至美如火熒然未切涼即炳烈波濤潤澤周備之意也。惠普洛請頌為司牧民示之以信俾可親惠而神願願瞻仰歸主仁也。帝也。君也。一也。盡舉諸頌以廣其長耳。周易示教示原請庶民願願仰頌瞻望也君道主於教民而示之以誠信使之親戴其上然非可固也。民雖主愚其心甚神苟欲信無實安能使之悅而誠服故人君有主仁之德則皆仰頌瞻望而歸之矣。增義臣可仁曰太公伯夷隱居海濱聞文王作典皆未歸之孟子以為天下之父師之其子為臣此豈非文王之主仁有以致之乎。蓋音臣月頌魚眾唱請言極不虛淮八荒拱向四海名曰大寶俊傑英雄備階陛傳謂天子所據之位。故陽山八萬八表也易繫辭曰聖人之大寶曰傳。智過十人曰優。萬人曰勝。才勝萬人曰英。雄。壯武。如天子之任實天子傳而有之非可盡此而臨天下也。八荒之人拱手歸向四海之末仰面觀禮雖有才智出來之人皆俯伏於階陛之下者。

